

中江縣新志卷八

拾遺志

玉清昭應宮災疏

天聖七年六月
時爲滎陽縣尉

蘓舜欽

易簡孫

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畱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一

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雨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浹日之間未聞有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工畢海內虛竭陛下

卽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二

館又不及此宮彼尙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並見宋史

請行四條以正十一科疏

蘓舜欽

畧曰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應賢良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沉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陛下之詔體則正矣而綱條未至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試爲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沉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宰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以文故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罄其才而爲之則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末而訪以機畧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

見名臣奏議

請還孔道輔范仲淹諫職疏

景祐三年五月

蘓舜欽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三

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徧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睹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卽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卽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

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
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
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睹時弊口不敢論昔晉
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
小臣畏死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達此患之大者故漢文
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
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
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
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尙恐
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四

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
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

見宋史

請置悲田養病坊疏

景祐四年

蘇舜欽

畧曰臣聞矜孤養寡邦家之大政恤貧寬疾冊書之格言
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唐至長安中命使專領亦選名德
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藉而用之開元中丞相宋
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裕以悲田出
於釋氏遂易名而增修國家富有四海生齒實繁京城之
內丐乞者多乞依有唐故事創制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
曹官領之

請差中官提轄皇城宮門疏 景祐四年 蘇舜欽

臣聞重閉尙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客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桎杻百重刑人以守闔下士以拂闐所以深嚴帝所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輒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往來無問甚非防微之旨也乞令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中官專切提轄

論京城小官不當專判省寺重地疏 景祐四年

蘇舜欽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五

臣聞事不師古傳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之寺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尙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員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乞令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勾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請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 當給銀牌疏 蘇舜欽

畧曰周禮牙章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嚴國命而絕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爲信五代喪亂凡奉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爲詐有詔復用銀牌焉後復廢罷方今外郡兵馬三班使臣賫宣起

發而無銀符之制况印文篆刻尋常官吏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爲之當用武之際必須大爲之防乞令起發兵馬及乘遞馬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

賻贈劉平石元孫爵其子弟疏

康定元年

蘇舜欽

畧曰臣近到闕聞黃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以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沒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卽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旣伏辜二族未沾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來舍爵策勲貴其速也此時敗衄是亦勲勞於時望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六

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鞶蓋古者之義也願卽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劉平子弟聞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况國耻家讎異於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卽其義也

以上見名臣奏議

論河東地震水溢當修二大事疏

寶元元年正月時爲大理評事

蘇舜欽

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筴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邪

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信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乎又豈施 設之政有不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啟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軀目睹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七

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忻忭旬月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取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濶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紀綱隳敗政化闕

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述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宴樂踰節賜予過度宴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眞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八

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資格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噓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忽

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尙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卽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温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愼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旣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畱意焉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九

輪對

嘉定十年正月
時爲著作卽

寶章閣
直學士

吳

泳

邑人

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發強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倖疏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杜漸防微澄原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畱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省之浮費以犒邊土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

請合內修外攘爲一事

吳泳

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

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衮職之闕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旣正人心旣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

南郊大赦改元疏

寶慶三年十一月

吳泳

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慧者專治財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十

賦淑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敬謹者專典刑獄經術明通者使道訓典文雅麗則者使作訓辭秉節堅厲者使備風憲奉法循理者使居牧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佚之以祠庭言論闔爽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

火災應詔上封事

嘉熙元年五月

吳泳

畧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

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包苴之根又不絕於下譬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

附 理宗罪己詔草 端平三年四月

吳 泳

自江閩之羣盜弗靖暨淮楚之逆雛爲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不利西南蓋嘗躡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遽已穿金房以睨襄樊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將布矢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畱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陲之弗寧駭北騎之深入賴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虐燄之所經視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十一

此京湖之禍機肆荼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爲之騷然有足閔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心下無以定乎民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並見宋史

言天理天德天命天工天職天討

時爲益王府教授

忠肅公

吳昌裔 邑人

畧曰恭惟皇帝陛下天造神斷日躋聖躬負荷神器襲四宗之緝熙至孝也親攬政機制八枋之予奪至剛也銳情

經術究百王之精微至明也以英睿不世之主乘改紀更化之時是宜已日乃孚期年而變風動不應惟上之從然人情玩愒敝化未新乾象推移妖祲錯起月犯金宿火入帝垣太白經天流星墮地風雷雨雹之變奉諱惡於太史者無月不書而四方逆賊之事麗司馬之法者又無日而不有也不視其形而察其景游聲噂沓私竊惑之陛下靜觀密察究所以然之故無乃澄源正本之地天理有未純歟立政造事之間天德有未健歟誠身謹獨之際天命有未敕歟圖事揆物之所天工有未亮歟班朝表著所以治天職者未公歟軍伍府衛所以奉天討者未正歟天非昭

昭之多也非蒼蒼之謂也此在陛下之心百官之志朝廷之政事三軍庶民之視聽而已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天理在人常有不盡之分蓋反身而誠則天理存感物而動則天理滅是以舜敕天叙之典禹叙天錫之彝湯綏帝降之衷無日而不與天對也陛下聖心虛靜天理融明大本大經孰不精講然本末舛逆經制搶攘君命犯主威奪逆節姦萌見閒而起倡聲臆決皆有輕朝廷之心此豈可求之陛下之身外哉袁絲無驕主之諫張敞無就第之書徐溥無暴罪之詔蓋經一世而君臣之綱不明子仲無命蔡之封子安無列侯之爵巢隱無改卜之典蓋歷一紀而

兄弟之倫不復承正統者不顧私親禮也京師立廟未央設幄而本統之義不尊基王化者必本后妃詩也後庭數游教坊盛選而嬪嬙之御無節陛下毋謂執命之臣無關於王度因心之友不與於邦常並統一上無嫌於宗社之靈深宮閒居不顯於邦家之化心術一形於此而證兆著見於彼甚可畏也陛下倘一旦赫然震怒穆然深思追一竦之諡以誅姦諛錄涪陵之孤以厚倫理以奉秀園之典而抑顧復之恩以戒張媛之言而訪私諛之謁則大綱正而等威尊小宗法而本統重鵠原有歸而嗣息益繁魚貫順序而壽命以固無非祈天永命垂裕後昆之本也子盜

父兵之語人所難言蒙犯霧露之諫非所宜道然人臣一言而主聽隨悟蓋觸其天理油然之機耳今言及權臣者不過欲明綱常而陛下謂之摺摭言及濟事者不過欲篤恩紀而陛下謂之輕議言及王邸戚藩者不過欲辨等物而陛下必爲之愀然不樂見於色辭遂令天地之經隱於人心者舉朝相告以爲世之大戒豈所以立人紀而範來世乎此臣輒議陛下天理之未純也一日而一周天者天行之運一息而無非天者人君之德天德不運則化育之功閉君德不強則物欲之私行是以帝德之廣運湯德之日日新文德之純亦不已皆與天爲一也威福玉食則曰

辟慶賞刑威則曰君禮樂征伐之所自出曰天子典禮命
討之所以行曰天王凡經理萬微宰制羣動納民庶於軌
物者此天德也陛下夙興視朝大昕聽政位於天德罔不
清明然厲精之志雖勤致理之效愈邈更化治操衰於始
初言來而多疑事成而少決盱豫有悔已開羣邪窺伺之
端此豈可不求其故也陛下倘體乾之健德而閑陰邪用
洪範之剛德而克偏諛行中庸之勇德而經綸天下之大
經使政事必歸於中書官府必統於冢宰紀綱必一於台
省選舉必本於天官則以之式我王度豈不清正我朝綱
豈不肅用之於私蹊邪徑豈不杜用之於師律軍政豈不

嚴此則天德王者之政非特如後世之厲精綜核而已司
馬光歷事四朝而所言不出仁明武之三德范祖禹進帝
學一書而其要不過謂法仁祖則可至天德祖宗之所以
爲學先正之所以告君天德之外無他道也或者謂陛下
有帝堯之神而僅循孝元優游不斷之迹有湯文之勇而
微近文宗不能堅決之風有可以法仁祖至天德之資而
天運不息未能盡如四十二年之治其何以強庶政而作
新民乎此臣輒議陛下天德之未健也勅天之命惟時惟
幾時者事之宜動者事之徵也蓋天命不已流行於起居
日用之間時時整勅則爲吉爲永年爲無疆惟休一有不

勅則爲凶爲不其延爲早墜厥命於一日二日之幾常有明證定保之戒此帝王君臣所共兢業也我國家積德深厚受命靈長陛下昭事小心罔不祇肅然天命不易天位惟艱灾祥之降靡常休恤之幾可畏必罔游於逸罔淫於樂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而後可以勅天命必其疾敬德其德之用而後可以勅天命必知小人之依知稼穡之艱難而後可以勅天命湏於酒則天命不又班伯號呼之戒不可以不思慙於色則天命多辟南威靡曼之好不可以不遠土木之崇非所以謹天戒大寶瓊臺之箴不可不日陳於前忿兵之出非所以應天道丹書

造矛之銘不可不日省諸己臣願陛下急於此時上下相勅用司馬光罷燕飲之戒以保太和從王素出女口之諫以壽國脉行王曾玉清昭應之疏以息民力聽富弼二十年不道用兵之語以阜安宇宙深惟幾康克自抑畏日謹一日以迓續乃命於天此今日最急務也若臨朝接下所奏皆常程文書宮中晏處所問皆閭閻細事而安危界分利害機括所以關係天運者則不致深長之思豈所以勅天命乎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治人者官而代天者相也陛下上稽天運下揆人情祇遙先猶並命二相聖斷先定人望允孚謂宜朝紳動色相慶海寓延頸升平而廷揚

以來將閱二月未見勤強夙夜以行所欲爲况今天下弊積事極外有窺邊之虎兇內有起陸之龍虵此豈亢章引去所能解紆杜門謁告所能鎮定避權遠謗所能茹納耶唐朝宰相於政事堂更旬秉筆爲員數猥多也國朝宰輔遇機速事輪日當筆爲軍務擁併也吏禮委延賞刑罰委渾軍旅糧儲委泌德宗之責成至矣而言復中悔張浚可專治軍旅胡松年專治戰艦財用可專委一大臣我高宗之責任專矣而事不果行蓋宰相非他官比也非可以一職名也非可下行有司之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是出於衷而後爲和也據亦同耳焉得和是心乎和者不必同也

昔臣琦等論事如爭及至下殿不失和氣今於殿上唯唯可可而退朝以後人各有心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臣公著等日聚都堂率與同列各盡所見今雖都堂會聚如昔而人懷異見不能自盡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該政事則問集賢該典故文學則問東西廳必事事公共商亭而後謂之和也欲知選事則問吏部欲知財用則問戶部必人人博加諏訪而後謂之和也設或面從而心違陽予而陰異豈所謂忠臣不和之節乎臣願陛下申勅二相永肩一心以杜韓之公道自任以馬呂之正學自期以梁賈之務崇私交不篤義訓爲戒如此何患乎經綸事業之專美

於昔也摯與大防本同心耳而吏額增損乃起黨論之爭
浚鼎情分如兄弟也而賓客往來遂造讒說之間一隙不
謹而小人乘之邇臣不和庶政皆惰豈所以贊天工乎一
世人才所與治天職也陛下更化以來收召衆正白首耆
艾之士骨鯁碩大之儒厄於柄臣久鬱民望者悉皆錄用
有位於朝可謂治世之良瑞邦家之景光也然賢者充廷
而治不加昔與亂同道往往過之蓋知賢而不用用之而
不盡則爲弗敬厥職弗克若天矣尊事黃耆圖任舊人尙
猶詢茲黃髮此詩書之美事遠耆德播棄黎老拂其耆長
舊有位人此商周之衰形陛下召彼故老凡耆壽俊罔不

在厥服矣然典刑四朝經理全蜀者猶有未就予忌之嘆
十年躬耕一介不取者猶有亦不我力之疑彼其陳謨抗
論不遜於諸儒也服采錯事不衰於晚學也顧乃謂哲爲
愚謂老爲謔而佚之閑廩何耶其惟吉士其惟克用常人
惟成德之彥又我受民此立政之根本勿以儉人無以利
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周官之法度陛下登崇俊
良凡庶常吉士咸布在臺省矣然先事衡慮力諫用兵者
常有曷予還鄉之興竭節盡言白發姦墨者日有亦惟斯
戾之憂彼其橫身以抗羣小非爲私也出力以爲國家非
要譽也顧乃謂才勝德謂利捨義而潔其去志何耶公卿

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而唯諾供給奉行文書之士猶參錯於其間則得無疏粹雜糅之嫌法從近臣豈無陳善道廣聞聽者而精銳銷爽莫敢盡言之人亦載尸於其列則寧免珉瑜混淆之病不懈於位民之攸墜職當思其居也自處官不親所職而怠事之弊生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官必守其道也自行事互觀顏面而徇情之弊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謂下位不援於上也自浮競驅馳計資商利而嗜進之弊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謂直聲有聞於時也自上下選慳容頭過身而循默之弊生陛下之所以治天職者三事大夫也四輔疑丞也臺省長官與百執事也

今上無樂與之誠下無首公之節良實者怨乎不任盡忠者憂乎見疑以身任事者懼於眷衰以言犯顏者嫌於厭薄周行之彥未能一一極其妙選而欲以補綻缺壞支撐傾邪求變化於期月之間不亦難乎臣願陛下謹好惡之偏戒邪正之雜保守初意純任諸賢勿使在外失職之徒日夜窺伺規求復用以動搖朝廷則天職公而人心籲矣賞罰二枋所以正天討也籍賢家財收冀財貨斥賣元載家產藩貨之家必錄此天也今奪民之產者輒貸掎軍之賦者輒畧盜庫之金而有案括京之錙而厚藏者皆置不問乃摘其近者一人姑懲之適所以警餘黨而爲之計此

天討之不正一也戮馬謖廢商浩繫劉彥之債軍之將必罰此天也今棄師於汴洛者不斥殲民於邳徐者不誅救宿而委齎糧攻唐而棄鎧仗者悉皆廢法不惟不明春秋責帥之誼而其徒之輕儇屢敗者亦貸之此天討之不正二也神策恃恩驕橫君子謂德宗之失刑禁軍遮馬告寒英主嘆莊宗之無法軍法之行當自近始天也今輦轂之下折箠嘯呼嗔目汰軍則爲之住揀藉口罷教則爲之賜緡部轄嚴謹者以召怨而罷歸將領縱容者反以有勞等第行賞此天討之不正三也絳卒以無糧叛子儀遂正行營之誅淮兵以防秋潰李泌迄行軍門之戮蝨賊內訌法

所不赦天也今郡國之兵動踰階級廣寇以逋而佚罰建卒以潰而稽誅丹徒水軍遣帳兵而始平高沙戍卒降黃榜而後下不惟瘡痍灰燼未息民晷而戎首厲階尙屈邦憲此天討之不正四也夫外寇未平四支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憂宿衛喧謗不治姦雄見而生心朝廷事柄不一藩方歸而益橫天下之變紛擾不齊亦在爲國者謹其政刑而已賊吏之不戢非公也得一李絳則人爭輸家財以代賦矣邊臣之不戒非斷也得一宋璟則人不敢求邊功以希賞矣王駕鶴典禁衛人懼爲亂而轉移於坐語之間則一祐甫爲之盧從史擅鎮兵或疑其變而縛致於從容

之頃則一裴垪爲之朝廷有道宰相明哲天下事何有不
可爲耶臣願陛下謹審政理宣明典章本常理之大公絕
姑息之私意毋使朝廷政令一有蹉跌而宿姦新蠹不得
以遺育易種於明時則天討公而人心服矣臣之所言六
事非敢支離其辭也上天之載流行者曰命秩叙者曰理
得於身者曰德授於人者曰工措諸事業者曰職用諸刑
罰者曰討目雖有六而本則一也一則公二則私一則天
理二則人欲一則陽明勝而君子用二則陰濁行而小人
長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中庸
曰天下之大本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天是也天者
何誠是也陛下倘能采用程頤之說禮命修博之儒使之
日親便坐專以正君爲職則學焉而爲孔孟德焉而爲堯
舜多歷年焉而爲商爲周無非同此一理如臣所言六事
亦在其中矣始晉罔孚浚常求深臣則有罪

論朝綱疏

時爲監察御史

吳昌裔

畧口臣一介疎遠廉靖自將忽蒙誤恩獲玷分察若昔先
正居是職者曰此爲何官曰此官不比閑慢差遣故有八
臺之次日而論社稷之大計供職之三日而言治亂之本
源臣雖妄庸其於受命之始敢不空臆盡言以答陛下之
親擢哉竊惟國朝家法治體寬厚而憲度浚明外戚避親

近之嫌不敢與政闔寺供洒掃之職不敢竊權近習畏清
議之口不敢輒奸國事軍國大務則委二三大臣公議之
時政缺失則置五六臺諫密察之是以事歸中書責重言
路政令詳審朝廷尊嚴定公是而銷姦謀者此也景德之
議論在戰慶曆之議論在和治平之議論在於鎮定羣疑
元祐之議論在於扶植衆正議革弊者不牽於姑息議變
法者不狃於勸令用君子則不參之以小人主正論則不
雜之以邪說上自人主下至大臣先事而謀據義而守此
議論之所以純一不二也今之國論果何所擇乎和戰二
議之橫決邪正兩途之并容議一楮幣也而乍收乍放之

不齊議一督府也而或罷或行之不一令出而還反論定
而數移有繫隨之牽累而無介豫之堅決無惑乎議論愈
多而事愈不辨哉歐陽修以專脇而論夷簡蔡襄以懷安
而論晏殊唐介以燈籠錦而論彥博王陶以不押班而論
韓琦韓絳以事寢不下而論富弼劉安世以除授多其親
舊而論公著大防純仁事苟有關雖公袞之賢有所不避
或以濮園之議而劾執政或以袖中之文而彈新參或率
同列而言升之之袞結或各亢章以議方平之除拜或以
廢格詔旨罪吳奎或以不協物望排宗愈人或有過雖丞
弼之賢有所不屈臺諫明眸以言之人主虛心以聽之大

臣爲法而受之此國之紀綱所以憑藉而不替也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畱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而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而寢行今日而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而又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地屈風憲之精采而徇人情之去畱將恐士氣銷爽下情擁滯非所以糾正官邪而扶助國脉也

同杜範乞畱徐清叟疏

吳昌裔

峇曰臺諫出處實關國家重輕故殿中侍御史馬遵罷而合臺請畱殿中侍御史龔夬去而諫省同論或至八奏或至聯名此皆爲治世之美事亦足彰列聖之盛德今以清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二十二

叟言及貴近而出則自今不復有言貴近者矣言及小人而去則自今不復有言小人者矣豈不杜塞正路而自啟多門哉臣等謂遷之美官而使出不若復以言責而使畱乞賜追還如唐開元之制令御史依舊視事以昭聖明之德以光祖宗之功

論鄭清之疏

吳昌裔

畧曰國家之患莫大用兵人臣之罪無加誤國此漢武所以正王恢之誅晉穆所以行商浩之廢也左丞相鄭清之誤國孰大焉如固位不去不至危亡不止儻狼狽至是而後如靖康之誅王黼開禧之竄陳自強夫果何益

論趙范召命不當疏

吳昌裔

畧曰臣近見別之傑所申虎翼舊軍統制劉廷美力戰叛卒收復樊城則事勢猶有可爲苟能授任得人收拾餘燼圖復故疆則戶牖旣牢上流恃以無恐不然易趙范於安地置襄陽於荒墟知以三海八櫃爲防而不知以漢水方城爲固無襄陽則江陵危無江陵則吳蜀中斷脫有一騎闖我長江其關係存亡不止一方痛而已淮肥之却秦師由廟堂處分已定河北之稟唐令在朝廷處置得宜

論史宅之疏

吳昌裔

畧曰陛下慨念故相彌遠節以一惠秩以三師爵以眞王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二十三

至於以從橐及其孥以御筆保全其門戶可謂過於恩矣然晉重耳之賞姦介推以爲難與處叔孫昭子之不勞仲尼以爲不可能彌遠貪天之功震主之勢柄國自擅黷貨無厭大臣議於前小臣爭於後非正義在人心不可以恩勝乎近覩史宅之除煥章閣待制知袁州上下疑怪不知陛下姑欲以寵之耶將實以用之耶姑以寵之則宅之鄙鄔之金足以自潤銅山之錢足以自饒武安之甲第腴田足以自給不待得千里以爲富也實以用之則宅之多欲寡信必不能廉以表民怙侈宣驕必不能儉以因本豢安長傲必不能敬以臨事又安能導主德意以致之民也宜

春州小地狹人安吏循韓愈蓋嘗臨之號爲佳郡今以再世學爲貪之子一日不更事之人強其不堪冒所非據得無有忝共理之寄乎况宅之方其父病時代擬除目如條及其病棘時僥覲恩賞如熺此皆陛下所習知者縱或未能朝之制聽謝事之文除職賦閑亦爲優眷乃欲以郡政授之臣恐非所以愛之也若大將軍光卒宣帝思報定策之功一家三人皆封爲侯時張敞上書請罷三侯就第謂宜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向使宣帝非小恩之主漢廷有引義之臣君明臣良仁至義盡必不至醞成他日霍氏之禍也今陛下錫命疏恩不失爲厚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二十四

而臣等竭節守義未能忘言望將宅之除授收回於造命之前庶幾上無過舉而下無煩言

請人君濯去舊見以來天下之善人臣改紀舊習以

公天下之聽疏

吳昌裔

畧曰邇者十二月壬子雷甲寅洊雷越正月己未大雨雪辛酉又雪視魯隱八月之災俶甚八月韃寇蜀十月寇襄十一月圍黃視漢陽諸姬之禍爲慘天變如此狄患如此此正陛下君臣濯舊而圖新之時也然臣仰觀聖德妄議朝政私竊有惑焉陛下本心清明向也韜晦於逸欲今緝熙典學君德宜日新矣然妃后之閤妙麗交進王侯之邸

賜賞頻煩則恭儉之德不加乎舊陛下八柄予奪向也牽制於權姦今垂拱親事君權宜作新矣然貂璫之長閒通外庭羽衣嬖時干私謁則總覽之權不加乎舊州縣貪黷之根皆故相遺種也而時異事殊餘孽復起猶回護於舊惡而不衰天人乖異之證皆故王厲氣也而日邁月征烝嘗缺祀猶藏宿於舊怨而不釋舊染之俗貴咸新也舊邦之命欲維新也今細微節目時有一新之功而大本大端脫然未變於舊是豈明德新民之極乎往者權臣三十年用人多出私意每欲用一私昵則必參以公議一人謂之帶過更化初無此弊也近日除授率乖素望往往蘭艾

同進而不皆一色純正之人則除例復循其舊往者權臣每臺諫月課多出風論及意有所覆護則言又寢而不行謂之收起更化初無此弊也近日臺疏率多浮沉往往風采銷沮而常有危疑引去之意則玩諫復如其舊陳升之引閩人呂頤浩引山東人薦士而私共鄉黨此舊轍也今著庭之官督府之屬左右互擬其一何以兼攬天下之才趙雄多用蜀人王淮多用浙人選才而偏於鄉舊此故態也今執政之召說書之置東西並用其二何以旁招四方之彥然則剝爛而復鼎否而新亦在君相加之意而已建炎四年正月雷雨再見是爲兀术過江之應高宗謂輔臣

曰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實應天此陛下新德畏天之法也紹興辛巳正月雷雨交作是爲逆亮臨江之證王十朋遺陳康伯書曰相公居燮調之任當進賢退不肖以弭天變此宰相新國正君之事也

論四陰之證狀

吳昌裔

畧曰建炎三年六月陰雨不止高宗罪已求言宰執引咎求去郎官以上皆許言朝政闕失時中書舍人季陵以三陰之說應詔謂能制將帥爲德之剛能抑宦寺爲德之正御史中丞張守亦以三陰之說抗疏願嚴恭寅畏以修其德更選任輔弼以修其政上下動色祇畏明威卒扶炎精之光以基中興之盛皆自高宗君臣一念抑畏中來也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二十六

論項容孫轉官加職未當狀

吳昌裔

畧曰邊疆多事之時當以賞罰爲急曹友聞大安之捷李安國文州之守董鵬飛之死節曹萬等之平潰功效最著未聞行賞近知閩州任逢以集英殿修撰奉祠知果州項容孫轉一官加直秘閣臣聞之罔然不知朝廷以何功而加秩增祿耶去冬潰卒之變果閩二州焚蕩殆盡爲守臣者逃避山谷寇退方還若以其無兵與守未加顯謫猶之可也今並邊將士賞典未行而逃難守臣崇資先及將恐三軍之士聞之短氣彼二人者受亦不安乞將四將功賞

早頒二人加職轉官指揮收回庶幾萬里之外知公朝賞罰平明有功者悅倖賞者懼是轉移人心一大機也

論史嵩之疏

吳昌裔

畧曰太中大夫新除刑部尙書史嵩之起家而帥江右物議已自沸騰曳履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輕褻給事洪咨夔謂近日雷雪之變皆此人所致嘗行繳絞權直院吳泳亦復見之論奏爲嵩之者合知去就矣顧乃偃然供職恬若不聞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彌遠濁亂天下一十八年遺患至今不治今陛下復欲用其猶子寘之文昌八座之列恐其巧窺陰伺呼集非類以害君子而紹聖之禍復矣作矣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二十七

請清朋比之風奏

吳昌裔

畧曰數十年來臺諫言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攻及上身者猶能曠度有容議及宰相者往往罪在不測所以朝廷闕政不敢盡言臣於入朝之次日首言國朝臺諫之彈擊大臣次月輪事又言宰相之私用親故以宰執之非才備位如陳卓者則劾而退之以宰士之庸人利口如余鑄顏耆仲等則擊而去之是皆采之公論無所容心近見左丞相鄭清之卧家不起從駕不出免牘屢陳有曰激成朋比又曰稔成朋比殆似指及臣等不知所謂朋比者比何人耶夫朋比二字乃善人之厲階非治世之美事也所貴乎

宰臣者正欲堅融善意以渙其羣翁受人言以平其施今乃自爲朋比之說以猜疑言事之臣蓋緣清之始也輕於用兵而國威喪終也折於從和而虜難滋朝夕惟恐人之議己又緣臣範首論何炳而其親朋懼臣清叟連抨明人而其鄉黨懼臣繼論劉克莊等而其賓客懼故其徒有爲此說以動清之清之亦復持此說以惑陛下始於羣小之自謀成於累疏之目辯故爲形迹激作擠排不盡逐臺諫不止也夫宰臣雖尊人臣也臺諫雖卑法官也今除吏盡由宰相惟有臺諫出於陛下親擢若宰相有闕失而禁臺諫使不言以一夫之私情廢天下之公法臣恐自此威權

倒植耳目塗塞陛下雖有八紘之專而徒擁虛權於上矣

論蜀變四事狀

吳昌裔

畧曰議者皆曰蜀經三變一敗而失四堡者董居誼之罪也二敗而棄五州者鄭損之罪也三敗而委三關者桂如淵之罪也彼三人者職爲厲階固不勝誅矣然前車已覆後車不戒徒知追咎於已往不校變通於將來綢繆之牖不密而田甫田灑掃之戶不除而營分表北納十三州之歎西結十八族之謀家計不牢狄難已至於是掠成破鳳殲沔毀梁金洋階文悉爲躡藉劍以外骸骨相枕劍以內室家靡寧居者荷擔而立仕者浮家而下使非青原孤注

綴虜之後三泉重屯振虜之前成都援兵應援於中則橫
決潰流蜀將莽爲墟矣嗚呼力疲者弛擔子亂者更局今
虜騎稍退之際正吾圉用暇之時臣謹條四事其一曰實
規模自昔蜀之所恃專在天險昭烈斂衆拒險而老瞞遁
王平實圍守險而曹爽還蕭懿立柵據險而元英走中興
諸臣率承此制且以近事言之趙彥呐屯駐青野曹友聞
控扼大安是據險而守要者也張慶敗於河池何璘退於
北谷是舍險而入平者也今土地日蹙事方日窮秦鞏之
交不沮自止莫若經理要害收斂規模分責武臣畫地而
守如紹興間吳璘在沔楊政在漢郭浩在舍皆以戎司兼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二十九

安撫使有軍市之租以自饒有坊場之利以自富或立家
寨或營屯田或遣正兵以守重關或調義士以防支徑不
拘文法而責以事功其大安一屯令副戎分守虜擊東則
漢軍當之擊西則沔戎當之東西受敵則以大安所屯應
之制闔盡護於益昌上豪列置於五郡待其有備無患一
二年後復還承平舊規未爲失計也其二曰審功賞臣每
見李綱諸臣論崇觀以來功賞謂殞身鋒鏑之下而不蒙
恤贈竄名權要之門而反被優恩朱勔子婿未嘗從軍而
受上賞劉延慶帳下望風先潰而犒銀絹賞典太濫臣竊
笑之近聞蜀之第功亦有此弊麻仲之歿十年而微典方

下田燧之殞六載而幽卹未行李冲李實嬰城死守而恩僅及於兩階楊杞呼延域力戰陷陣而爵不踰於一級甚至何進孤軍之忠義陳寅舉家之功節精爽若存而恩榮未稱往往與棄城僨軍者同科人皆以是歸咎朝廷報功之太遲而不知端坐外闈上功之不實也大抵功賞之不實有四以賄賂爲重輕則不實以親故爲高下則不實以僚屬先領將則不實以廝役廁行伍則不實有此四失而又有徇情媚功之患焉鵠嶺關之捷或謂逐饑虜耳而幕府上功超陞三級花石峽之戰實則三總管耳而帳前喝犒普轉七官軍紀不章何以示勸恐自茲退虜之賞平賊

之功或以強親愛將充之則愈不得平矣臣謂莫若朝廷之上專置賞功一司以時放行計程遞發使有家者從官給付無後者召親屬繼絕如此而軍心不悅天命不昭未之有也其三曰討軍實蜀之軍籍消耗甚矣在璘玠時元以十萬爲額逆曦一變而逃亡僅餘八萬張莫再亂而消折不滿七萬辛卯以後戰潰尤多東軍最弱最先潰摧踏最勁繼亦潰背嵬選鋒最守紀律又創潰豈前日諸軍利禦寇而今乃利爲寇耶茅簷葦屋暑蒸寒凍而兵寨窮蛀麥糙米沙雜水拌而兵食窮破繒敗絮襟捉肘見而兵衣窮平時口眷無以爲生脫或臨陣而責其効死難矣哉諸

葛亮曰臣到漢中期年矣喪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古人於軍實幾若無日不討其數而中倣之今兵籍之散者亡者傷夷者詭冒者不知其幾矣核實料簡莫易此時謂宜勅分閫之臣與總戎之將取見正軍見在之數而以良家忠義足之稍復七萬人之額撥爲三大屯之備仍與時其廩給優其資賜營其寨柵還其老小無使有饑寒內顧之憂萬一狃舊畏敵先奔則用吳玠青

法必誅無赦彼眎前則知恩顧後則知畏 蜀軍誰有不用命者哉其四曰儲帥材臣讀國史竊見孝宗嘗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令侍從臺臣各

舉忠愨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都轉運使繼又因廷臣之請諭宰執令於從臣中擇一二人可備制置使之用者爲安撫使蓋蜀之帥閫實任六十州安危或有疾病危急必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克到官一去一來之間至爲利害之決我孝宗所以畱意都漕路帥者皆欲以爲制使之儲也矧今事會搶攘人情震蕩如去年帥在原上數月信息不通或欲從中臨遣則以爲緩不及事或欲就近選差則未能盡厭人言迫不得已至有衆建便宜而漫差撫諭者帥才不備其弊至此雖幸虜自退舍帥已下原然四年驅馳者常抱玉關人老之嘆十連置副者屢上金城

乞骸之章若非宿儲豫蓄參錯布置求所以爲輸代者則倉卒臨事何以應手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供一世用老成之彥固多後來之俊亦不弱蓋有班近星厯而風力著聞者身到甘泉而志節慷慨者王遂也舊鎮荊州而得江湖心者久帥靜江而有牧禦才者咸謂其人可當方面陛下倘仰法孝廟宣諭大臣遴選諸人分遣使蜀除以三路連帥或爲大藩守臣如張浚召而盧法原自夔帥來吳璘卒而汪應辰以成都帥至取之近地用以顛征其視萬里之遙至自一年之後者蓋有間矣

論蜀事催王遂入蜀狀

吳昌裔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三十二

畧曰蒙陛下特采臣言命王遂帥成都除楊伯雨總餉事而癸仲未聞顯黜臣恐舊者幸脫新者控辭過時失糴軍食乏興則其徒黨必將諉責於易總之非計也近聞韃虜破階窺文欲爲幹腹深入之計又攻打蕃族徑爲間道取蜀之謀得制副丁黼書云男人所以助錢助糧者只買一箇不左衽又成都憲張起良書云西川助軍錢百以上萬絹十餘萬且爲一路人請命觀此事勢直可寒心望聖慈早賜遂內引促其入蜀之期併付伯雨點磨亟求裕蜀之策癸仲鑄罷以慰蜀人公望

論今日病勢六事狀

吳昌裔

畧曰臣細察天下之脈以爲方今病勢有積虛之證三瀕危之證二垂亡之證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言國以賢者爲精神也往者趣召故老旁招時髦閱時未久氣數復離有甫參政路而以殄瘁告者有僅班資殿而以鄉郡歸者有不拜從橐而奉祠還里者有不受美官而引疾卧家者甚至海濱忠清之老屢詔而不來臺省挺直之彥相繼而引去更化所招其畱幾何縱有一二畱者又皆愁病沮抑而各有遐心旣不能退又不能遂此何等氣象而見於盛時耶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言國以資實爲根本也往者三京之役邊儲一空收楮之令帑金盡耗事已邁往不

可復追而能省穡若用之尙可恩補也奈何事變錯出征費無窮督視之行縉以七百萬計襄拊之犒賞以五百萬計沿江命帥以三百萬計諸將招軍以二百萬計蜀中撫諭亦以一百萬計一兵之遺一鋸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數而况三總經費科降非時諸路和糴子本不繼行齎居送在在枵然脫有方千里之旱又何以供餽乎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古人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也今士馬物故符籍單虛成淮之兵殲於戰防江之兵死於叛荆楚壯士十喪七八山西勁卒額僅三萬所招新軍率皆烏合而倚爲捍衛者一皆狼子野心加以器甲

朽戈矛鈍蒙衝海鯁舊制不存蒺藜拒馬古法不講銳首擊刺之不利克敵年力之不強凡中國長技恬之不習是不幾於以卒予敵乎此臣所謂積虛之證三也韃寇深入譬之外邪先侵蜀道九郡邱墟繼犯京湖十州疲敝甚者河南投拜之戶秦鞏羈窮之首皆假韃名交闖吾圉敵來而不知備賊去而不知襲臣恐今年所憂又有重於去年矣蝨賊內訌比之庾疢蜀口四戎司之兵遇敵輒潰京西五州之叛見閒竊起摧鋒踏白向利禦寇而今乃爲寇克敵忠衛昔爲王民而今乃殘民近者浙江鹽寇又見告矣此臣所謂瀕危之證二也然外患雖危內寇雖迫有民與

守則危可安迫可舒也今內外諸事一切受病惟有民氣縷息尙存然數年以來斲而喪之者亦多矣六月征伐而困兩淮之民連年科調而困四川之民兩州歸附而困京西之民十乘征行而困松江之民舟船結雇而困沿海之民濠梁浚築而困荆湖之民稅畝折納而困江湖閩浙之民朝廷政令不詳審以遽行州縣姦貪又夤緣以爲利將恐瓦解之禍立至不特帖危而已此臣所謂垂亡之證一也臣嘗讀國史竊見靖康初李綱以時望居省府楊時以舊學居諫垣許翰以耆德爲中司胡安國以經術爲右掖崔鷗李光余應求以直道爲臺諫种師道劉韜宗澤以威

重爲將帥一時人才不可謂之不聚京師兵十餘萬諸道兵二十萬河南此兵二十九萬河東北保甲三十五萬延豐倉積粟四十萬碩大駟監戰馬二萬疋宣拊造車千餘兩京師棄砲五百座衲襖棕衫之屬一一皆有椿管則兵儲不可謂之不豐然常勝義勝舉軍迎降宗維宗傑分道入寇河冰一渡而中土橫潰遂不可支是豈醜夷叛卒果善戰耶蓋自花石綱之擾而江淮之民怨造作局之置而二浙之民怨輸燕山米而兩河之民怨科免夫錢而諸路之民怨本實先撥人搖不寧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今陛下更化願治將有意乎元祐之盛而天下事變膠轕不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三十五

幸而近類宣靖之時望陛下日以小民祈天永命爲心凡中外蠹國害民之政一切寢罷如此則可以回天怒而銷狄侵矣

論朝廷重輕狀

吳昌裔

畧曰蝨賊內訌襄樊失據封守之臣何所承王命而遁偏師出境密來歸疆北伐之將何所稟朝筭而行自山以南漢爲重爲帥者以何而退屯漢東之國隨爲大爲守者以何而徙治此帥守之輕朝廷也鄂州戍司節度於松江舊□而懷異志者敢以公櫝而數制臣之罪金陵騎帥共事□齊安久矣而起攘心者至以文榜而聲帥闖之非救襄

□將畱以總戎重事也乃不俟命而歸淮東防海舊戎□
□赴闕厚恩也乃不受令而趨海道此邊將之輕朝廷也
以僨軍而謫衡者乃造屋於武昌以殲民而竄永者乃管
軍於荆渚丹書未雪者已經營幕府之辟彈墨未乾者或
僥覬麾節之求此官吏之輕朝廷也禁營之卒屢出諛語
以撼都人江上之軍時肆謹言以譁府寺興沔戰散之士
以衣糧而罪狀總所文龍招收之兵以調遣而抗拒制司
此士卒之輕朝廷也甚至窺隙而爭見閒而起盜賊有輕
王官之心戰者自戰和者自和 狄有輕疆吏之心積此
衆輕牢爲一病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此豈可不反其本哉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三十六

論救蜀四事疏

吳昌裔

畧曰蜀寇深矣蜀禍慘矣紹定辛卯虜闖利閬利閬以外
本實未盡撥也端平乙未虜侵漢沔漢沔以外未聚未盡
空也迨至去冬其禍慘甚蓋自越三關破三泉摧利搏閬
窺文撓巴而利路虛矣燬潼遂殘果合來道懷安歸擊廣
安而東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踐邛蜀彭漢簡池永康
而西川之人十喪七八矣毒重慶下涪陵掃蕩忠萬雲安
梁山關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况虜所不到之
地悉遭誑潰民假爲潰潰假爲韃而眞韃之兵往往借我
兵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之若非朝廷速調援兵

多給軍實大明黜陟通暢事情知藝祖知蜀之規模高宗保蜀之調度急救顛危則秋深路熟哨騎再來坐待其弊而已

蜀兵舊以十萬爲額盡皆關陝五路勁軍中興諸將以抗金虜而護蜀門者此也開禧之變招填僅存八萬己卯之潰消折不滿七萬端平以後戰散尤多臣參以前所聞止有三萬之數迨今去冬虜騎深入則赤籍散亡愈不可考矣或望風潰走而奔竄於巴山或遇敵奔潰而衝突於內郡有假韃裝束而標掠於民財有爲虜向道而焚燬於仕族大率軍心蠹壞已非一日不潰則叛不叛則降紀律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三十七

蕩然而幾不能軍也竊見昔之帥蜀者當軍政敗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生兵制一方之死命如李德裕以安定軍來溫造以河東軍來高駢以天平軍來我之中權力渾氣盛所以驕兵悍卒莫不膽寒於心腹況今蜀之兵籍零落無幾而一二存者又皆習爲凶回則欲制此患其可無本領以勝之乎高宗遣張浚宣撫川陝也付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及八字一軍以從而諸將如劉錫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事勢非不孔棘而猶且那摘調遣者蓋以重上流之勢陛下旣以命浚之事而命稟矣欲乞叅稽故典於江淮荆鄂撥□萬兵往援西蜀以聽宣拊節制則威

聲聳動勝氣必張遣兵必曰有天兵來人心可恃以無恐矣諸軍必曰有外兵至我屬不可以陸梁矣

一蜀中財用之困始於炎興在趙開時歲收三千三百四十二萬而所支之數乃多五十二萬有奇在李迨時增收三千六百六十七萬而終歲所出又多一百六十二萬自是而後入少出多調度轉急臣嘗以紹定一歲之數計之所收四千二百九十二萬餘緡已減紹興所入之一所支五千一十六萬三千餘引乃過紹興增支之半前後總餉卒坐乏興每以二千五百二十四萬之數仰給朝廷科降不啻如赤子之仰哺此蜀賦本末也今自虜騎深入根本

盡竭又非前日比矣制總兩司之積蕩於閬州茗漕帥司之藏截於廣郡而公府之財帛空富家中產之金帛席卷於寇都鄙郊邑之窖藏焚棄於盜而私室之民力空蜀之所產者茶鹽今道殣相望何有乎食用之家蜀人所仰者酒稅今商旅不行何有乎征權之利昔趙鼎之爲宣撫也乞錢七百萬緡度牒二萬道師號二千五百道金帶二十條絹三萬疋米二萬石當全蜀富實之時而朝廷撥助宣司猶且優厚如此况今事勢極難若非朝廷於常年科降之外檢照紹興舊比特捐內帑金帛千萬餘緡以爲臣稟建梱之費併撥荆湖米數十萬石以爲今年餉師之用特

恐財竭民饑米盡人散而蜀事去矣

一賞罰者國之紀綱也蜀遠朝廷人心易墮必資刑賞興起精神張浚之宣撫川陝也應有功績合推恩賞必關宣司審實給告胡世將之盡護蜀帥也如遇黜陟待報不及許以一面便宜施行今蜀大亂之後當以誅賞爲先或如李綱所請置賞功一司專令樞屬兼領其事如冒賞不實許告推治遇敵不戰按法必誅則士未有不感奮者此一轉移蜀事之機括也

一郵傳軍中之耳目也蜀去萬里叫呼難聞全藉置郵以通氣脈故吳玠之宣撫川陝置軍期遞凡有警報不過十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三十九

八日可聞於朝廷邱崇之制置成都創擺舖遞凡有奏請不過三十五日可徹於都下所以軍情達而民隱伸壅蔽通而報應速也近年以來舊規紊廢軍中之遞不以報邊警而但爲交賄之驛川中之遞不以通脈絡而徒爲寄書之郵甚至以游士爲承受以幹僕爲通進事勢稍急則曲爲覆護而不使衆聞私書未辯則動多稽畱而不以時發然此特在外之郵傳然也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則往往幾月而不至夔門密院雌黃牌向者兩旬至蜀今則往往三月而不達諸郡願陛下畱意西事還郵傳於奏邸而勿使私人得以執報發之柄考郵置於密院而勿使諸

吏得以愆報發之期又如淳熙間帥臣所請欲以都司官知首尾者專一人報應蜀事凡申請辟差並許畫時擬行此亦通導血脈之樞要也

以上見名臣奏議

乞賜前母疏

明大理寺正卿 宋興祖 邑人

奏爲懇乞聖明曲推子情追贈前母以廣天恩事臣惟國家令甲首隆孝治凡拜一命者苟不敗官常三年考滿父母生有貶封沒有寵贈所以體人子必至之情而惜其烏之私也至於例或可緣情或可通者亦得曲賜俞旨所以憐人子不得已之念而慰其仁親之切也臣待罪御史倖考六年滿又倖與平播事臣有一段人子萬不得已迫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奏議

四十

切至情謹哀鳴於陛下望我皇上憐惜而俞允之臣父初娶吳氏生長兄繼祖賜嘉靖癸丑陳謹榜進士繼祖甫四歲吳母謝世臣父繼娶臣母張氏生光祖及臣楊祖繩祖自臣長兄以進士起家感臣母張撫摩教育迄於有成二十年來無異己出如一日卽窘於衣食臣母憐其幼而悲屺飽暖必先之而寧後所生四人也用是臣兄孝臣母備極周至不知其繼而若其所自出今稱孝繼母者實爲寡儔更友愛臣等四弟誨化勤劬自定海歷戶工部主事員外郎等官俸薪未嘗私分毫臣四弟產業皆其俸貽卽臣少知効犬馬於陛下皆臣兄誨化所致也居常向臣泣曰

我宦遊十年竟未徼一命以榮三親也爾他日勉力忠孝成之迨臣令德清二親見背而長兄亦逝臣以知縣三年考滿臣父臣母張俱叨贈典不得概及於前母吳氏前母不贈以無撫育之恩也臣母吳氏遺長兄以大臣族以教誨臣弟四人臣無長兄無以至今日臣無吳母無以有長兄是臣前母遺臣撫育之恩大也臣兄孝臣母而及其弟臣不能報臣兄而遺其母臣母生受臣兄之養而並席共榮臣遺臣兄之母而至缺其典臣心何安臣心何忍且臣一父二母棲神共域以事死如事生之心度之二人被恩命而一不及將不被恩者含哀而被恩者亦未必安意以

權洽於九原以從夫先後之序論之吳母先而無贈典則後而蒙贈者跼蹐而無贈者又何得妥靈以好合於幽室臣今負前母並負長兄教育之恩臣復何以見前母與長兄於地下臣查隆慶元年工科給事中馮成能乞贈前母羅氏吏部尙書楊博比山西右叅政葉盛贈前母湯氏例謂自父視之其爲母一也成能父母皆有贈典而前母獨不霑一命之榮時奉祀稱謂懸殊宜其心不自安緣前例上請羅氏加贈奉聖旨准他欽此又讀年譜御史姜璧前母董氏贈孺人臣與都給事中馮成能御史姜璧爲言官同爲前母同且臣前母因臣長兄有遺恩於臣與無撫育

之恩者又不同伏乞皇上憐臣爲情至苦念臣前母有例可緣發下吏部查例覈請曲賜加贈又或將臣妻王氏原封孺人恩命移臣前母俾三親並榮於泉壤三靈胥諧於幽冥他日得見臣父母同前母皆服命服欣然共順於地下臣生當隕首死當銜結以報皇恩於萬一臣不勝怖懼待命之至

見漢州志

書
報韓持國維書

蘇舜欽

蒙開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書

四十二

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鈎躪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况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

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國史琴樽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畱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

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尙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

淺吾持國也

見宋史

廣東鄉試錄序

國朝河南南汝道副使彭

襄邑人

皇上御極之十有一載歲壬子例當論秀於鄉

上俞禮臣請遴臣襄貳計臣郭昌往典粵東試事臣駑下筮

仕嶺表伏荷

隆恩擢置銓曹日愆素餐恒怍怍虞隕越矧復承

休命益惴惴懼不克勝臣念向嘗守土於茲矣今以前之育

才者進而掄才以前之字民者進而爲

皇上博求安民之人其何以選異甄尤仰副

聖天子側席之盛心而釋臣之懼心也乃

中江縣新志

卷八 拾遺 序

四十四

陞辭載道蒙露戴星發燕趙踰大河抵玉洞滇陽如涉春冰

如踐深谷由中惕蚤負非盡在嵯峨浩淼之間也比至而

闡事嚴備視恒有加臣昌與臣襄暨分校臣王鉞等蠲心

被志焚香誓

天約曰文體未正則學術不醇多士之過也衡鑒不精則莠

良莫辨匪多士之過也取士之法以尊經旨宗註疏爲鵠

寧嚴勿濫寧詳勿畧同經公閱殫力搆羅越二十晝夜而

畢其事洎撤棘錄文以

獻臣應綴言簡末臣稽粵固南州奧區也大庾羅浮之奇

秀香浦珠江之澄澈丹砂青鏐之所產而翡翠文鯨之所